

## “霸气”归来

■刘德成

去年6月初,年近八旬的父亲查出癌症。为了让他安心治病,我没有告诉他得的是癌症。幸运的是,他的手术比较成功。

手术后的一个深夜,我朦朦胧胧中看到父亲艰难地撑起身子,手颤抖着朝病床下摸索。我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才为难地说:“我想方便。”父亲的声音很低,语气小心翼翼。那晚,照顾完父亲后,我看着他渐渐睡去,内心十分酸楚。父亲似乎已不再是从前那个“霸气”的样子了。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家里绝对的“霸主”。他经常说一不二,对我更是十分严厉。我稍有犯错,就得挨他疾风暴雨的训斥,性质严重时,免不了来一顿揍。

一次,趁着父亲出门赶集,我用一张软质废纸,包了一点磨碎的烟叶,再用水粘上边缝,做成一支锥状的烟卷。“处女作”完成后,我心中得意,迫不及待地划了一根火柴,任凭青烟飘起,萦绕头顶。“嘶——”还没抽两口,我的耳朵就感到强烈的扭痛。扭过头,我瞥见了愤怒的父亲。接着,父亲将鞋子高高举起,从空中划过一道锋利的弧线后,重重地落在我的屁股上。顿时,我的眼眶通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抽过烟,更不敢背着父亲做坏事。

还有一次,临近年关,父亲才从外地赶回家。看到父亲进屋,我高兴地放下手中的笔和煎饼,朝他走去。谁承想,迎来的又是一巴掌。我还没回过神来,便听到他怒吼:“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是不是总是边吃东西,边做作业?”我脸上的笑容来不及收回,眼里的泪花便闪出来。那一次,我记住了,干啥都不能一心二用。

1993年夏天,我从部队考入军校。报到前,我绕道回家探亲,并给父亲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用弹壳制作的拐杖。父亲接过拐杖后,勃然大怒,逼着我就打。他一边打,一边怒斥我:“部队的东西你也敢乱折腾!”次日一早,按照父亲的“旨意”,我离开家,带着那支拐杖回到原部队。后来,听母亲讲,父亲还专门给我原单位老连长打了电话,核实无误后,才算了事。此后,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我都记得提醒自己,公私要分明。

我以前觉得,年少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训斥多,鼓励少。四十多岁后才发现,父亲是在用他的方式,规范我的言行,培养我的性格,蓄足我人生的底气。他的那些“霸气”时刻,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2009年的初秋,我被选调到新岗位,刚开始一度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我的顾虑被来队探亲的父亲知道后,他又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哪项工作是你一开始就会的?组织信任你,你就一定要干好,怎能一遇到困难就当逃兵?”父亲的训斥犹如一针强心剂,让我坚定了走向新岗位的信心。2年后,我荣立三等功。

那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我很担心大病初愈后父亲的身体,隔三岔五打电话交待注意事项。

“癌症我都打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父亲在电话中,将我之前隐瞒病情的小聪明撕得粉碎。原来,他只是配合我的谎言,减轻我的担心。他的那份深爱,永远凌驾于我的理解之上。

记得在医院那晚,我曾安慰他,伤口长严实后,他可以继续种地。这一次电话里,他还说,希望身体再好一点,能侍弄地里的花生、红薯,等我休假回去吃。听父亲的声音,我知道,那个霸气的父亲又回来了……

## 战“疫”进行时

春节前,张玄让战友们感觉有点“反常”。一向风风火火忙碌的他,这几天竟然一有时间就猫在宿舍,一本正经地研究起菜谱了。

“你这是想年夜饭上给咱们露一手?”身边战友问。

张玄目光没离开菜谱,笑着说:“沾你媳妇的光,到时候让你们尝尝我新学的美食!”

那几天,大家总能看见张玄乐呵呵地忙活着,打扫房间、准备食材,还特意把自己的短发修剪得更加干净利落。为啥?媳妇要来部队过年!

张玄是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的空中机械师,他的妻子陈琰琰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理科医师。在一起10年,张玄和陈琰琰始终是异地。如今,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湖北,每年两人只能见一两次面。从帮陈琰琰订了机票开始,张玄总是不由自主地设想团圆的种种情景:给她介绍新老战友、带她参观营区……

“我不去看你了!”腊月二十七晚上,接到陈琰琰的电话,张玄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疫情不乐观,我们医院要加班值班,你好好工作,注意防护。”

张玄半天才挤出一个“好”字,赶忙嘱咐陈琰琰:“你也保护好自己,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哦。”

张玄似乎看见电话那头的妻子白

## 橡树与木棉

■苏延强

了自己一眼。这么多年的“老夫老妻”,他知道她这个回复的潜台词是:“给你打电话有什么用?离得那么远!”

张玄还知道,她并不是真的责怪。结婚那年,妻子曾考虑过随军,但考虑到妻子对医生事业的热爱,一如自己对军人职业的热爱,他建议她留在武汉。

“老婆,你千万不要为我将就了自己的事业。”张玄说,“要不你还是留在武汉?”

陈琰琰眼里露出惊讶,过了一会,她说道:“结了婚还不在一起,我担心你没人照顾,太辛苦。”

“我辛苦点没啥,之前你为了我不是也一直辛苦着?”张玄摸摸她的头。

有张玄的支持,陈琰琰留在了武汉,在医院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短短几年,陈琰琰就成了病理科的主力,还兼任了某公益组织的志愿医师,每天忙碌着,乐此不疲。

今年春节,张玄所在部队随时准备支援武汉。在外场的寒风里忙了一整天后,张玄才得空和陈琰琰拨通视频。

“张玄,我考考你。你当年怎么和我表白的?”

突如其来的“考题”,让张玄有点发蒙。“我记得……大学时候我送给你一个黑色的本子。”张玄含糊的答案,让陈琰琰挺不满意。

张玄见状,赶忙补充说:“当时在本子上写了一首诗……”他努力回忆,却怎么也想起不起诗的内容。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见他着急的样子,陈琰琰开始帮他“回忆”,“不仅爱

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张玄静静地听妻子把诗念完,感觉忙碌了一天的急促呼吸变得均匀。片刻,夫妻俩谁也没说话。

“部队如果支援武汉,我第一个请战,跟机组飞过去!”张玄先开了口。

“我知道。”陈琰琰说。陈琰琰知道,就算张玄来了,两人工作都忙,一定没办法见面。但哪怕只是某一瞬间,知道他从天空飞过,她也会感到足够温暖。

疫情蔓延时,陈琰琰每天上班都是一次“远行”。家住洪山,医院在武昌,公交系统“停摆”后,陈琰琰每天要在空旷的街巷走路三个多小时。几天下来,实在走不动了,陈琰琰决定学骑单车。清晨,她一边回想张玄以前教她的骑车方法,一边歪歪扭扭地骑。到了路口、斜坡,她就下车推着走。尽管骑行速度很慢,自己常常吓出一身汗,但好在路上行人很少,她就唱着歌、喊着口号给自己加油打气。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武汉的春天如期而至。交通恢复的第一天,陈琰琰比之前早了1个多小时到家。看看表,时间还早,她拨通张玄的视频电话。通话没一会儿,电话就被门外一声清脆的“报告声”打断了。

“你忙吧,明天到家早的话,我再和你视频。”10年军恋,对于通话被打断这种事,陈琰琰早已习以为常,索性起身去收拾屋子。

陈琰琰在抽屉里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小铁盒,里面一厚沓火车票码得整整齐齐。

“一个大男人,还挺有‘少女心’!”她没想到,张玄竟然细心地收藏了他们见面和旅行的所有车票。车票有红有蓝,一张张翻过,10年的时光仿佛从指缝划过。其中,一张印有“武汉——哈尔滨”的车票,记录了她和张玄曾经相隔最远的距离。

那次,张玄因为军校学制要求,有两年多不能回家。禁不住想念,两人早早商量好,“五一”小长假在军校所在地哈尔滨见面。路途遥远,为了能多一点时间相聚,陈琰琰提前两天就踏上了北上的“绿皮车”。

“冰城”的5月,即使正午也有些微凉。陈琰琰坐在车站咖啡店靠窗的位置,向外张望。

她注视着远处的扶梯,那是张玄赶来的必经之路。这时候,一个短发男生出现在扶梯上。男生戴着墨镜,穿一件类似飞行夹克的上衣,阳光下显得格外帅气。

男生下了扶梯,也向四周张望,随后掏出手机拨打电话。不一会儿,陈琰琰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这个男生该不会是张玄吧!”她抓起手机。

“我都快不认识你了!”陈琰琰抹了一把眼泪,笑着说,“你累瘦了,不过瘦了还挺帅。”

看着旧车票,陈琰琰笑出了声。虽然过去多年,却真切地记得当时对方的衣着和表情。

翻过车票,背面,张玄用特有的笔体一笔一划写着——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 家庭秀

风筝/在蓝天摇曳/我们奋力奔跑/努力追上/春天匆匆的脚步  
乘着风/摘一朵洁白的云/笑容绚烂

姜留稳 配文

## 定格

新疆军区某团技师李红岩,因执行任务,很久没与家属相聚。这天,他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户外,感受春天的气息。

周凯威摄



## 思念流向戈壁

■周子军

那些话,母亲也曾无数次叮咛,我却总嫌她“唠叨”。

欢送仪式后,我和战友们踏上西行的火车。车窗外的原野逐渐变成高山、戈壁,我极目远望,努力寻找一丝绿色,却只望见一段枯木在荒野中孤独地伫立。当泪水不知不觉溢满眼眶,我意识到,这次,我真的远离了母亲。

部队在距离故乡3000多公里外的西北边陲,母亲的思念隔了山山水水。后来,母亲学会了使用微信,只是每次发来的消息中错别字很多。一次休息,刚打开手机,母亲的消息弹出来:“二字,生玺块乐”“二字,盛日块乐”……“儿子,生日快乐!”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只为把“儿子,生日快乐!”准确发送给我。微信显示的时间是凌晨4点,那是母亲出摊的时间。我望着屏幕出神,仿佛又看到母亲在那条熟悉的小路上颠簸前行,昏黄的车灯摇摇晃晃……

那年,我决定脱下心爱的军装,多陪母亲些时光。当我把退伍的想法告诉母亲时,遭到她的反对。电话里,母亲反复劝慰我,直至啜泣。在我记忆

中,母亲极少流泪,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因为我执意退学,母亲打了我一巴掌后,眼眶瞬间通红。后来,她恳求学校再给我一次读书的机会。那天,星光黯淡,我坐在母亲的三轮车上,头脑一片空白。母亲的忧愁、叹息,顺着那晚清冷的风,吹进我的耳朵,也深深烙在我的心底。我忘记最后是如何挂掉的电话,只知道,我不能再让她失望。后来,我递交了志愿留队申请书,带着母亲的信心继续前行。

留队后的第一次休假,我回到镇上已经很晚。远远看到村口站前,一个熟悉的身影不时向村口张望,是母亲在等我。车还未停稳,母亲便着急地透过车窗寻找我的身影。月光下的乡间小路传来阵阵虫鸣,母亲一边抱怨我回来得太晚,一边询问起我在部队的情况。我给母亲讲述戈壁滩的故事:我和战友们在满是沙石的戈壁滩上奔跑,嗅着淡淡的沙枣花香;我们一起向沙漠发起冲刺,感受大漠孤烟的豪情;我们在胡杨树下宣誓,坚守那一片绿洲……

到家第二天,我和母亲一早就出发了。进货后回到集市,没一会儿,母亲

的摊位前围满了顾客。我抽空为母亲买来早餐。怕早餐凉了,我有些着急,一边催促母亲趁热吃,但那是随着疫情蔓延,那个上午过得很慢,风夹着燥热的空气吹过,天上的云缓缓地移动着。人来人往,母亲匆匆匆匆喝了口稀饭,吃了一个包子。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不在,母亲又是如何忙碌?回去的路上,我努力仰着头,可再也抑制不住,任凭泪水夺眶而出。它迎着风,和着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似决堤的河。

我归队前几天,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彻夜忙碌。出发前一晚,母亲把一个绣花包放在我的床头,“戈壁滩的路不好走,给你缝了些鞋垫……”打开绣花包,是一摞崭新的鞋垫,精致的花边,密密的针脚,无声勾勒着母亲的牵挂。原来,我说的每句话,母亲都记在心头。那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不知不觉,我在戈壁又过了几个四季。母亲心里乐于我陪在身边,却总让我安心守在边关。她像蜿蜒的河流,包容了我的任性,将她所有的情感,深深地浸透在每一份思念,每一份叮咛,甚至是每一道目光中。

有这样一群军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们的父母奔赴一线,参加疫情防控阻击战。留在后方的他们,记录下这段特殊时光里的内心感受。这里,选取孩子们写的一些小故事、小片段,与读者分享。这些真实生动的讲述,从一个侧面让人们感受到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们的艰辛付出与无私奉献。我们也相信,这段特殊经历将成为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笔珍贵财富。

——编者

★高放假还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定下了去云南游玩的计划。听爸爸讲,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森林里的大象,去石林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吃刚出炉的鲜花饼……然而,就在我准备出发的时候,爸爸妈妈告诉我,假期外出计划取消了。我听后无比失望,大喊着爸爸妈妈不守信用。

从那天起,妈妈去了抗疫一线,长时间不能回家。爸爸也参加了疫情指挥部的专家工作,经常加班到后半夜。有一天半夜醒来,我看到爸爸还在电脑前忙碌,面容疲倦,眼睛布满血丝,平时整洁的下巴上竟然有了胡茬。我情不自禁地摸了摸他扎手的下巴,说:“爸爸,你忘了刮胡子吧?”爸爸恍然大悟,说:“啊,爸爸真给忘了,成了邋遢爸爸喽!”我听后哈哈大笑。等我笑完了,爸爸悠悠地说:“儿子,你知道吗,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医务人员、志愿者、建设者、科学家,他们正在争分夺秒地工作,没有时间收拾打扮自己。他们可能也会邋遢,但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听了爸爸的话,我点头说:“爸爸,我懂了,我也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小战士!”说完,我去卫生间给爸爸拿来了剃须刀和热毛巾。

后来,再和妈妈视频通话时,我总是请她放心,安心工作,不要担心我。我会乖乖待在家里,认真完成学习计划,锻炼身体,做好妈妈叮嘱的每一件事。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抗疫!

——李惠泽《全家抗疫的假期》

★那天,望着妈妈离开的客车渐行渐远,我不停地挥手,心中虽然不舍,竟有些许窃喜:“管家婆”妈妈离家好长一段时间,我的耳朵可以好好地清静清静了。

妈妈出发后,爸爸也忙于医疗工作,早出晚归。家里剩下我一人,睡懒觉、打游戏、吃零食……到了饭点,我就去医院食堂“打包”。刚开始还挺新鲜,但没过几天,我就向爸爸要求:“每天准时上班为我做饭!”谁承想,引来爸爸一顿猛“呛”:“你现在高一了,要是战争年代,已经可以扛枪打仗了。妈妈在战‘疫’一线出生入死,你却窝在温暖的家里不能照顾自己,不惭愧吗?”爸爸的话让我无地自容。

尽管下了决心,实际操作中我却糗事不断:干饭被煮成了稀饭,做荷包蛋时,手被飞溅的油花烫起一个泡,白豆腐被煎成黑炭头……爸爸回到家,看着一片狼藉的厨房,皱着眉头问我:“你咋没把厨房拆掉呢?”我委屈得要命,“管家婆”妈妈,我真的想你了!

通过视频,我了解到,妈妈在一线主要从事感染防控工作。她以前常说,感控人员相当于足球场上的守门员,一旦被突破就满盘皆输,必须用“一万”的努力,防范“万一”的隐患。我常常为她担心。

近段时间,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分批踏上归程,我也日夜期盼妈妈早日凯旋。见面时,我一定会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大声地对她说:“辛苦了!”“管家婆”妈妈,你的“熊孩子”已学会做饭,也会洗衣服了!

——张宇轩《辛苦了,“管家婆”妈妈》

★疫情发生后,爸爸住进了与我家相隔几百米的隔离专用的招待所。一开始,我还偶尔和他视频通话,有不会的数学题还能与他讨论,但是随着疫情蔓延,爸爸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除了救治病人,还要去总院开会、参加重症会诊……渐渐地,我们连电话也很少了。

对我来说,与爸爸隔离两端,早就不是第一次了。2003年非典,爸爸把小小的我送回山东老家后,自己回到北京战斗。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他成为国家第一批去塞拉利昂支援的医护人员之一,一走就是2个月。疫情虽然拉开了我们空间上的距离,却隔不断了我对爸爸的关心和爱。我不奢求他可以在家陪我,只期望他在救助他人的同时,好好保护自己。

今夜,电视节目中播出了爸爸与其他医护人员抗击疫情的纪录片。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爸爸的身姿依然挺拔,坚毅如山。我相信,我最敬爱的爸爸,还有千千万万个战斗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一定会战胜这场疫情,守护国家的安全与人民的生命健康。

——秦柳依《隔离与爱》  
(刘永瑜 洪建国整理)